

中澳经典互译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内海的女人

(澳) 托马斯·肯尼利 / 著

李尧 / 译

Woman of the Inner Sea
Thomas Keneally

《亨德勒的名单》原著作者托马斯·肯尼利悬疑力作

纽西文学奖获得者李尧倾情翻译

漓江出版社

中澳经典互译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Woman of the Inner Sea

Thomas Keneally

内海的女人

(澳) 托马斯·肯尼利 / 著

李尧 / 译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内海的女人 / (澳) 托马斯·肯尼利著; 李尧译

.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52-5428-7

I. ①内… II. ①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230号

Copyright © 1992, 1993, by Serpentine Publishing Co Pty Lt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5-2017-149号

书 名	内海的女人
著 者	(澳) 托马斯·肯尼利
译 者	李 尧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 坤
整体设计	刘 欣 祝玉华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印 张	12
字 数	2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5428-7
定 价	58.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文学

致简，我勇敢而又不谙世事的女儿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2
第四章	025
第五章	029
第六章	050
第七章	066
第八章	087
第九章	097
第十章	106
第十一章	113

第十二章	129
第十三章	141
第十四章	154
第十五章	163
第十六章	185
第十七章	200
第十八章	229
第十九章	256
第二十章	273
第二十一章	284
第二十二章	303
第二十三章	320
第二十四章	348
第二十五章	362
第二十六章	376

凯特·盖弗尼-科金斯基，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漂亮女人，双眉颦蹙，小跑着穿过被倾盆大雨涂上了釉面的人行道。不经意间，她被已经关门的报刊亭上的海报抓住了眼球——被免去圣职的舅舅在接受一本纸张考究的杂志的又一次采访。

凯特停下脚步。站在这张人工合成的海报跟前，不禁悲从中来，觉得之前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她把手伸到衣领下面，摸着左肩下面那块熟悉的伤疤。尽管时间紧迫（熟食店就要打烊，她还没给默里买好咖啡），但她还是停下来，颤抖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吐出团团白雾，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知道这儿不是涕泪滂沱的地方。沿这条路往前走，过两个街区，幽雅和恬静便被供徒步旅行者休息的青年招待所和镶嵌着乳浊玻璃窗的棕黄色房子所替代。男人们到那几幢房子里让来自塔斯曼海彼岸的毛利女郎推拿按摩腹股沟……人们在那

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大声喧闹，说些只有在繁华都市才能听到的“都市疯话”。

嚶嚶啜泣的凯特不明白为什么舅舅会浪费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对女记者大谈她根本不懂的问题。这个女孩儿可能来自拉脱维亚，也可能来自希腊。最糟糕的是，她可能出生于北海岸边的一个新教徒家庭。这个娇小的女人对富兰克舅舅的神性，对他政府对天地万物的妙论一无所知。

凯特想象得出他那副样子，甚至能感觉到对他的种种非难形成的压力。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虽然没什么信仰，但总向他提出一些庸俗无聊的问题。“欧布雷恩神父，星期日做弥撒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像警察和下院后座议员那样也站起来向满脸严肃的基督表示敬意呢？你为什么和方加蒂阁下不一样呢？”

这座凯尔特人的城市——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对西南太平洋的取代，它被命名为悉尼——确实崇拜卑鄙的男神和尖酸刻薄的女神，而对精心装扮的神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这座城市真正的神是贩卖性口的骗子和非凡的盗马贼库丘林^①，或者他的追随者、小喽啰、芬尼亚勇士团^②团员们，还有牛皮大王、好色之徒芬兰人迈克库尔。此人曾经从安特里姆郡到苏格兰修了一条公路，以便诱奸一位苏格兰美女。最终他跟一群衣衫褴褛的苏格兰和爱尔兰流放犯或者移民一起远涉重洋来到这座濒临南太平洋的城市。

①库丘林（Cuchulainn）：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独身保卫祖国的英雄。

②芬尼亚勇士团（Fianna）：爱尔兰民间传说中保卫祖国的团体。

凡是了解“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的人都知道，他属于另外一个更具有二重性的神，一个瑕疵点点的神，一个为凯尔特的云雾笼罩的神，把狡诈看得比美德更重要。正如“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常说的那样——他是“一条恶棍”。

富兰克舅舅对民间传说知之甚少。但是，凯特坎坷的人生经历到了这步田地，他便经常说，她是爱尔兰民间故事《伤心事》中的女主人公。有时候，他喜欢拿他随便看到的什么东西比喻凯特的处境。他常常提起迪尔德丽的大名。迪尔德丽是乌尔斯特^①宫廷诗人的女儿。她呱呱坠地的时候，人们预言，除了悲伤，她不会给乌尔斯特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富兰克舅舅对这个故事的细节不甚了了，所以用得并不准确，只是信口开河罢了。有一次他去访问监狱，也说，不幸女子就应该是“伤心的迪尔德丽”。

富兰克舅舅是世界上唯一懂得伤心为何物的人。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或者在他的朋友——殡仪业者欧图勒——的停尸房，他总能恰如其分地说出人们因亲人去世而蒙受的损失，从而使尚且活着的人们对死者永远无法忘怀。他曾经暗示外甥女凯特·盖弗尼-科金斯基，某人将发现这个世界沉重得无法忍受，某人被这世界吓得不敢越雷池半步。而她，命中注定要不断地用自己汨汨流淌的泪水去援助那润物无声的细雨。这是规律。虽然他自己，这个老骗子，因为违反新南威尔士州的狩猎条例，因为行骗、受贿、偷税、漏税，被投入监狱，此刻却赢得了报社一位迷人的姑娘的好感。他惹得她

①乌尔斯特（Ulster）：爱尔兰岛北部，分属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

流泪，他是将自己的灵魂向这位《联合报》年轻、愚蠢的女孩子和盘托出才获得了这种效果。

富兰克舅舅是这样评价“伤心女王”的：

算不上绝代佳人，但是爱情使她十分动人。

身材很好，颧骨挺高。

即使阳光明媚，她也满脸乌云。

“伤心女王”的肩膀由于阳光的烤灼有点痒痒，而别人早已把那灼热的阳光抛诸脑后。

透过报刊亭的挡风玻璃，她发现海报已经容不下富兰克舅舅因为笑容而咧开的大嘴。这个老家伙不管到哪儿，都要衬上他那个罗马式的硬领。甚至在中心监狱，他也要在罩衫下面戴这个硬领。他虽然被证明有罪，但架子不倒，下巴颏仍然用雪白的赛璐珞支撑着。现在连合法的牧师也不再衬这种领子了，他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对已经逝去的岁月的怀念。那时候，喜欢感情用事的守门人霍根和克兰西总是让穿黑色教士服的牧师免费进入悉尼板球场。如果牧师已经是俱乐部成员，就为他们打开专供达官贵人出入的大门。在工业化、电子计算机、宇宙飞船和原子能时代，“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大师”仍然喜欢旧时代的遗风。

“你今天会赢吗？牧师。”

“只要那些家伙组织好防守，肯定没问题。”

“哦，我想他们击不中中卫莱昂斯，牧师。我把钱都押在别人身上了。”

“啊，这事儿可就由不得我们了。走着瞧吧，走着瞧吧！”

他真诚地相信，自己仍然生活在白赛璐珞硬领还意味着什么的世界。

红衣主教方加蒂或许会说 he 确实说过，即使在《悉尼先驱报》，富兰克舅舅已经不再拥有作为牧师的权力。可是在板球俱乐部工作多年并且熟悉富兰克舅舅的人们仍然坚信他还是牧师。用富兰克舅舅的“华丽辞藻”说，是“亚伦^①和麦基洗德^②修道会的牧师”。

在富兰克舅舅的想象之中，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希伯来人和迪尔德丽一样，虽模模糊糊，但又颇具魅力。

富兰克舅舅并非学者。他在坎万主教管区一所规模不大的神学院念过书，可惜教会法成绩平平，从来没有得过奖。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夸夸其谈。类似“伤心的迪尔德丽”“根据亚伦和麦基洗德修道会的规矩”这种引人遐想的话经常挂在嘴边。

凯特终于不再流泪。她把目光从那张杂志海报上移开，又走了起来。不一会儿，她便给默里买好咖啡，为了对他谨慎的生活方式和文雅的工作作风表示敬意，还买了些冰淇淋。她知道自己需要三分之一升苏格兰威士忌和狂风暴雨般的性爱。经历过那个愚蠢的老家伙——“不怎么受人尊敬”的牧师富兰克舅舅刚才“强加”给她的涟涟泪水之后，这应该是普遍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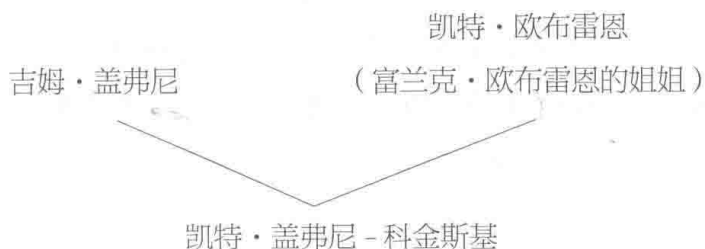
①亚伦（Aaron）：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摩西之兄，相传为犹太教的第一个大祭司。

②麦基洗德（Melchizedek）：撒冷王，在亚伯拉罕时代是一位祭司；见《圣经·创世纪》。

值得欣慰的是，没费多大力气，凯特就把默里变成这种类型的情人。此公虽然在公众场合温文尔雅，但是一旦和凯特在一起，就变得充满阳刚之气，眨眼之间便能驱散凯特风雨中痛苦的回忆。凯特记得这以前发生的事情。第一次是在斐济一个环礁湖旁边，凯特刚刚经历了我们这个故事中最悲惨的一幕。起初他还听任她的摆布，可是后来，他就像一阵破门而入、穿堂而过的呼啸着的飓风，把她旋卷到爱的峰巅。

老好人默里，他和富兰克舅舅虚构的、荒诞的故事永远不搭界。就为了这一点，她也愿意嫁给他。他虽然城府很深，但没有琢磨不透的东西，也没有令人讨厌的毛病。就连他破碎的婚姻也是一具平平常常的残骸，尽管他自己认为那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对于凯特来说，他的单纯很性感。

这位凯特·盖弗尼-科金斯基，是吉姆·盖弗尼的女儿。吉姆·盖弗尼是一座连锁影院的业主，我们这个城市第一座超级影院的建设者。所谓超级影院是集旅馆、店铺和一系列电影院为一体的场所，每逢电影节，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上映多部影片。凯特的母亲是凯特·欧布雷恩，富兰克舅舅的姐姐，一位泼辣而又极富同情心的妇人。



人们都说盖弗尼太太(娘家姓欧布雷恩的盖弗尼夫人)招人讨厌。在发表上述意见的时候，为了保持某种平衡，大伙总是要加上一句，詹姆斯·盖弗尼很有点外交手腕。凯特·欧布雷

恩——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凯特的母亲——是个泼妇。她的弟弟是个荒唐的德鲁伊特^①，她的女儿是“伤心的迪尔德丽”。

有的人，包括女儿凯特·盖弗尼——刚刚停止哭泣，去买咖啡和冰淇淋的女人，一直纳闷，老凯特和她的弟弟富兰克·欧布雷恩小时候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是怎样一幅景象。甚至那些爱他们的人也认为，他们小时候一定是难缠的、顽皮透顶的孩子。

由此可见，欧布雷恩-盖弗尼太太——凯特·盖弗尼-科金斯基的母亲是个众所周知的很难对付的女人。至于她弟弟的短处更被那些无聊文人在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大书特书。

凯特·盖弗尼太太和“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欧布雷恩牧师在利默瑞克^②一座阴郁的小镇长大。在一个店铺里，百叶窗紧闭的窗户后面，什么样的活剧都可能上演。而詹姆斯·盖弗尼——我们的凯特的父亲——沐浴着澳大利亚明媚的阳光，在工人阶级的居住区长大的。“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牧师背井离乡走了好多地方，最后才在一个愿意接纳他的修道院找到安身立命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自愿到偏远地区的主教管区传教，后来又回到悉尼大主教管区工作（他强调指出，紧挨兰德维克和玫瑰山赛马场）。他的姐姐凯特·欧布雷恩跟他从爱尔兰来到悉尼，在玛利亚儿童俱乐部的野餐会上认识了吉米·盖弗尼。

在那个泪流满面的夜晚，我们的凯特 32 岁。1958 年，她

①德鲁伊特 (Druid): 古代克尔特人中一批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教师 and 法官等职务或当巫师、占卜者等。

②利默瑞克 (Limerick): 爱尔兰一城市。

的父母结婚不到9个月，她便呱呱坠地了。她结过一次婚，嫁给一位波兰难民的儿子保罗·科金斯基。她的婚姻已经被大主教管区法院和离婚裁决法庭同时注销。

保罗·科金斯基的父亲——老科金斯基先生经常夸耀，他在澳大利亚是靠一辆独轮车起家——推过一车又一车水泥——而成为全国五大建筑公司之一的。那时，凯特觉得老头的骄傲也在情理之中。

安德鲁·科金斯基

玛利亚·科金斯基



保罗·科金斯基

甚至在保罗向她求爱的时候，凯特·盖弗尼就怀疑老科金斯基所说的“全国五大建筑公司之一”是否真的合乎道理，并不是他夸大其词。老科金斯基所说的“五大建筑公司之一”的确是事实。但他说“第五大建筑公司”就有点不太诚实了。也许当时公司正处于鼎盛时期，人们只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虚荣，而不是防患于未然的警告。

保罗·科金斯基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他一边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当装配工人。他个子瘦长，头发呈棕色，有一缕活像被牛舔过，怎么也梳不平，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冷静的微笑。科金斯基祖上是农民，这种家庭背景和他 在澳大利亚接受的教育正相吻合，这也许和对平均主义的追求以及能给人提供机会的土地有关。澳大利亚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而只有农民才对这两样东西心驰神往。

他创建并且经营科金斯基建筑公司房地产开发部。他把自

已那部分权利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很活跃，喜欢和父母亲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似乎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科金斯基的“独轮车王朝”。

凯特看见舅舅脖颈上衬着圆形胶领的那个夜晚，科金斯基的事业遇到了点麻烦。至于科金斯基家族的来龙去脉和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现在披露还为时过早。不过在 20 世纪 80 年代鼎盛时期，保罗已经把科金斯基建筑公司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加利福尼亚的林荫道上。为了谋求扩张，他还借贷了大批债券。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各大杂志的商业版都对他大加赞扬。他并不是唯一陷入困境的工业巨子。凯特和他的关系恶化，也只是一般的婚姻崩溃。她本来可以因为科金斯基陷入麻烦而幸灾乐祸，或者像某些前妻一样，为先前爱冒险的配偶暗自伤心。

凯特却觉得这两种态度都难以接受。最近一个时期，她在类似《金融时报》这类报刊上看到的关于他的照片，选的都是那些满脸阴霾、胡子拉碴、目光游移不定的头像。这些照片是对他过去一年里的业绩充满讽刺的说明，告诉世人，他陷入了一片混乱。有消息报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召见了，他，建筑业调查委员会也已经从得过他好处的人那儿收集了若干证据，而所谓被证实的问题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凯特看了非常气愤，不由得抓起那些报刊撕得粉碎。她这样做并非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生气，而是因为那些刊物实在是俗不可耐。真正的问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那些隐藏着他的罪行的事情从来没有进行过调查。而那些事情又超出了建筑业调查委员会的权限。

保罗·科金斯基和凯特·盖弗尼的婚礼是富兰克舅舅主持的。那时候，他的丑行还没有暴露，凯特和保罗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他。他的问题在被《悉尼先驱报》披露之前，人们常常说，他为什么不该是一位可以称之为“阁下”的大主教呢？

科金斯基太太一直后悔，不该让嗜酒如命的富兰克牧师主持婚礼。她的丈夫和年轻的帕蒂克牧师是莫逆之交，可是在盖弗尼-科金斯基的婚礼上，帕蒂克只当了个做弥撒的司祭牧师。

罗伦托的姑娘们和圣依纳爵的小伙子们！婚姻在天堂里早已注定，在双方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完成。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富兰克舅舅在花园里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很危险。”那时候，大伙都觉得这是一位喜欢信口开河的牧师说的玩笑话，现在科金斯基太太再想起这句话，便觉得实际上这话是富兰克牧师的警告。这句话的意思是，难道仅仅因为一个小伙子接受耶稣会的教育，就证明你和他已经有了许多共同的东西吗？历史决定一切。人们最终都会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而相互摒弃。